

悲冷翠山莊

長篇小說



林同端譯

英國茅本原著

青年書店出版

英國茅木原著
林同端譯

斐冷澤山莊

青年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斐冷翠山莊

每冊定價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著者 英國茅木原

譯者 林同

發行人 俞樹

發行者

總店：重慶民生路一三三

青年書

分支店：桂林 沙坪壩 小龍坎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斐冷翠山莊

第一章

那別墅是站在一座山頂上，從它面前的臺地上，你可以有着斐冷翠城的壯觀。它的背後是箇老花園，園裏花很少，却具有好的樹，夾路有延長的矮黃楊樹剪成方塊形作爲藩籬，只有草道和一箇人造的洞穴，洞裏面的一顆羊角草處噴出小瀑布，發出清冷銀色的聲音來。這所宅子是十六世紀時一位斐冷翠貴族所建造的，他那逐代貧窮下來的子孫把它賣給英國人了，而現在是這些英國人暫時出租給潘頓夫人瑪麗。雖其中房間都是寬大而聳高，這所宅子却不算太大，潘頓夫人帶着主人所留給她的三個僕人住着，覺得很好。宅子裏很節儉地佈置着一些舊式的家具，但卻很有氣派。宅裏沒有熱汽管總機關的

設備，她於三月底來到時，天氣仍然冷得刺骨，幸虧房主廖納德一家人曾添置上浴室數間，這纔適宜於居住。現在已是六月天氣了，而瑪麗每當她在家時多半消耗她的時間在那臺上，從這裏她可以看到斐冷翠城的屋頂和樓塔等，或者在後園裏。

在她住此的頭幾個星期中，她花了很多時間來觀望那些風景。她過了許多悅意的早晨，在烏飛齊官和巴爾吉羅博物館裏，她上教堂去，又漫遊於舊街道中。不過現在，除了和朋友們同喫飯、赴宴會外，她很少下力到斐冷翠城去，就在花園裏散散步，再念念書，她已滿足了。如果她要出去，她寧願乘公共汽車到野外去兜圈子，那塔斯干區的自然景色，複雜而又簡樸，是再美麗不過的了，當那些果樹之花怒放的時候，而且當那些白楊樹生出新葉來的時候，它們這鮮豔的顏色在那些橄欖樹的灰色的常綠中大聲歡呼着，她會感覺到一種永不再得的精神上的輕快，一年前她丈夫悲慘地死去之後，律師們在整理他那浪費所剩的財產，隨時要見她的時候，她就必得出席。那種多憂多慮的日月過去之後，她很高興地來接受廖納德一家人所答應的這所古老的大房子，那麼她就可以休息

休息她的神經並且想想她該如何處置她的生活。經過八年窮奢極侈的生活而且是一個不快活的婚姻之後，她一覺自己已到三十，具有一些珠寶同一個收入，如果支配得法，極力節省，恰夠自給。也罷，這樣比起當初律師們帶着憂愁的面孔告訴了她於償還清之後恐怕根本就沒剩了時看來還要好些。在這時候，在斐冷翠已過了兩個半月之後，她感覺到縱使是那個命運她也能處之泰然了。當她離開英國時，那律師，是一個老人，也是個老朋友，曾拍她的手。

「現在你可沒什麼可憂慮的了，親愛的。」他說。「除掉去恢復你的健康和精力，我不一句關於你的外觀的話，因為它一點沒受影響，你現在仍是一位年輕女的，而且是個美麗的，而且我對於你還要結婚絲毫不表懷疑。不過下次別再爲戀愛而結婚了，那是個錯誤，要爲地位爲一合適的伴侶而結婚。」

她笑了，她有過一個痛苦的經驗，而那時已沒有再去冒那婚姻的險之動機了，這是很奇異在她又在考慮着去照做那位狡猾的老律師所勸告過的話，就真像是她將必定要

在那下的時間內決定下來。愛德邁施夫特也許那時正在向這別墅來的路上呢。他在一刻鐘前曾來拜訪說，出乎意外他必得起身去廿城去會席斐爾爵士，而且立刻就要動身，不過於離開前急需見她，席斐爾爵士是印度部大臣，而這個突然的召請的惟一可能意，就是愛德邁終於要被派給他那一向心意所在的那個顯貴的地位，愛德邁貴紳，頒給印寶星勳章，在印度任行政官，就像她父親曾經做過的。而他曾有過一個顯貴的事業，曾經做過五年的印度西北諸省的巡撫，而且在一個極不安定的期間，他曾用一種卓越的才能指使他自己，他曾完成他的任務而得到印度最能幹的人的好名譽。他證明他是個偉大的管理者，雖然果斷卻又機敏，而且如果他是獨裁，他也寬宏而有節度，那些印度教徒同回教徒們都喜歡而且信任他。瑪麗由生以來就知道他，當她父親還是個年青人時就去世時而她和她的母親回到英國去時，施威夫特愛德邁，每當請假回國時，都費大部時間和她們一同過，當她是個小孩子時，他就帶她去看戲劇、馬戲等；到她是個十多歲的女孩子時，就去電影院、戲院；他送她生日禮，聖誕節禮；當她十九歲時，她母親曾對她說：

「親愛的，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太願意常見愛德迦。我不知道，你是否已注意到這回事，不過他是愛上你了。」

瑪麗笑了。

「他是個老人了。」

「他四十三歲。」她母親尖刻地回答。

不過他曾給她一些美麗的印度寶石，當兩年後她同潘頓馬太結婚時，而且當他發現了她的婚姻不快活時，他曾經對她非常的好，當他結束了做巡撫之職回倫敦去發現她是在斐冷翠時，他曾下來對她有個簡短的探望。

「他曾居留下好幾個星期，而瑪麗可算成了個傻子，如果她沒看出他是在等待着這向她求婚的可貴的片刻的來臨，他愛了她已多久了？回頭看。她想那還是自從她十五歲的時候，當他請假回國來發現她已不再是個小孩子而是個年輕姑娘時，這可有點感動人，那個長期的忠誠，而當然在一個十九歲的姑娘同一個四十三歲的男人之間是有差別的。」

而一個三十歲的女人，一個五十四歲的男人，其中的差異似乎不多了，並且他已不再是個無名的印度平人，他是個有名望的人了，一想政府情願免他的職覺得可笑；他必定當然就得站着永遠升官的地位，瑪麗的母親現在也已死了，在這世界上她另外再沒有親戚了；再沒有誰能歡喜的比歡喜愛德迦更多了。

「我希望我能打定主意。」她說。

現在他不會再等久了，他在想是否她得接納他到這別墅的客廳裏去，買爾達母畫家在壁畫指南書中所提到的，具有它那文藝復興式的家具和那富麗堂皇的大燭台；不過這是一間正式而繁華的屋子，而她覺得這會給當時的期會一種很拙的嚴肅空氣。在臺地上等待他還要好些，在傍晚時分她喜歡坐在那裏欣賞她所永不至厭倦的風景，這樣好像比較隨便一些，如果他真要向她求婚的話也能，這樣對於他們兩人都要方便一些；在露天，對着一杯茶，當她正在輕咬着一塊麥餅時，這個安置適當而不過分的浪漫。那裏有橘子樹靜在盆裏，同大理石的臺邊沿，開滿欣欣向榮的野花，這裏地被之上有領着欄杆圍

護欄，右牆上面間隔地放着大花瓶，而在兩端各設一盞多少有點殘缺的巴洛克式的聖像。

瑪麗躺在一張長藤椅上，就告訴那女僕尼娜拿杯茶來，預備好另一張椅子爲愛德迦。天土清朗無雲，而下面的城市在遠處，整個浸在那六月氣候下午所具有的那種柔和的清晰光彩中。她聽一輛汽車開上來，一刻工夫，廖家的男僕齊斯就是尼娜的丈夫，引領着愛德迦上來到台地上。黑而瘦，身穿剪裁攷究的藍色哩噠衣服，頭戴洋堡黑氈帽，他看來強健而尊貴，即使瑪麗不會知道，她也能猜出他是個網球能手，善於騎射的人。他脫下帽子來，露出一頭的烏黑的捲髮，很難說它帶絲毫的灰；他的臉被印度的太陽曬成古銅色，一副消瘦的臉兩頰突起，鷹鉤鼻子，他那樣色的眼睛在那濃眉之下深陷而警醒的神氣。五十四歲了嗎？他看來不過四十五歲，一位青春時代的漂亮人兒，有尊嚴而沒有驕傲；他引起你對他發生信心。這裏有一個人，他臨困難而不折，遇艱險而不慌亂。他不費任何時間來談細節。

「席裴爾今天早晨打電話給我，確定地授給我孟加拉行政官之職。他們已經決定在

現今情形說實話，不應當遠遠離由英屬派遣一派人去，他還得親身當面瞭解後，才能升任此職，而航已在印度多年熟悉這一切的行政官中選取一人。」

「當然你已接受了。」

「當然，這是所有工作裏我最想要的。」

「我高興極了。」

「可是還有許多事得討論的，而我已擺布好一切準備今晚赴米蘭，再從那裏乘飛機赴甘城，我將要離開此地兩天，這真是一件討厭事，不過席斐爾急於我們能立刻會面。」

「那是很自然的。」

一個悅人的微笑打開在他那薄脣緊閉的嘴上，而他的眼睛柔和地發出光彩。

「你知道，親愛的，我現在就要負責擔起來的，是一個極重要的職務，如果我勝任此職，這將要，啊，很算得一種榮耀呢。」

「我確知你將會勝任此職的。」

「這也就是說，要有很多工作，負很大的責任，不過那正是我所愛好的。當然它還有它的報酬，孟加拉行政官的出入是很闊綽的，有氣派的，而我也不妨告訴你，那對我多少也是個誘惑，他所住的也是一所好房子，幾乎是座宮殿，我將得有許多款待賓客的事。」

她看出了這話將引到何處，只在她唇上發出一種光明而同情的微笑來注視着他，彷彿她還不明白似的，她很開心地興奮起來。最後人聲漸息，當她閉眼重寢時，自然一個身任這種職務的人應該有位太太，」他說下去。「這讓一個單身漢去做是很難的。」

她的眼睛却平靜得出奇，當她回答時。

「我很能確信世界上有相當多夠格的女子，她們將會很願意和你共享此榮耀。」
「我已住在印度將近三十年了，從來還沒有不對你這話是否有點道理，抱着一種精明的懷疑，所不幸的是那裏只有一個中選的女子，我要想到去請求她來做這件事的。」

現在這可要來了。她要說好還是不好呢？天啊，天啊，要決定一件事可真難，他略帶戲弄地看她一眼。

「當我告訴你，自從你還是個梳兩個小辮兒的小孩子的時候，我就整個兒地愛上你時，我是在告訴你一個新聞嗎？」

人對這話都回答些什麼？人都伶俐地笑着。

「啊，愛德迦，你在胡說些什麼。」

「你是我由生以來所見到的最美麗的，最討人喜歡的人兒，當然我知道我以前沒有機會，我比你大二十五歲，和你父親是同輩的，我一向深深地懷疑着當你是個女孩子的時候，你只當我是一個可笑的守舊的老人。」

「從來沒有。」瑪麗不太真誠地叫起來。

「無論如何，當你戀愛時，這是很自然的，一定是同一個你自己的同輩的人戀愛。我請求你相信，當我告訴你當你來信告訴我你要結婚時，我只希望着你將來會快活的。」

當我發現你並不時，我很難過。」

「也許我的丈夫和我都太年輕就結婚了。」

「滄海桑田，時過事遷，我正想着現在我們間年齡的差別在你看來是否還是像以前那麼重要。」

這是如此難答的一個問題，所以瑪麗想還是不說什麼只任他繼續說下來要好些。

「我總是小心地讓自己自諒一些，瑪麗，我不感到我的年齡已老，不過最糟糕的事就是時光對於你不發生什麼影響，僅只使你變得更美麗而已。」

她微笑了。

「你是有點胆怯嗎，愛德迦？這是件我從來沒想到你會有的事，你，鐵造的人。」

「你是個小妖精，不過你很對，我是胆怯，而且至少在這鐵造的人一點上看來，沒有人比你知道的更清楚，我在你手中一向就只是一塊油灰。」

「我沒想錯你是在向我求婚吧？」

「對得很，你是嚇着了還是引爲驚奇？」

「當然不是嚇着了，你知道，愛德迦，我非常地喜歡你，我想你是我所遇到的了不起的人，你竟會要同我結婚，我覺得非常榮幸。」

「那麼你願意嗎？」

在她心裏有一種奇怪的恐懼的感覺，他當然是漂亮的，做一個孟加拉行政官夫人，是很令人驚心動魄的，而做個大人物，又有副官們聽你的使喚，又多麼好啊。

「你說你要離開此地兩三天，是嗎？」

「頂多三天，席斐爾必得先回倫敦。」

「你願意等一等這答覆一直到你回來嗎？」

「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這是非常合理的，我確信你得知道你自己的意思要好得多，而我以爲如果你肯定地知道那答覆將要是「不」時——你就不必再想了。」

「那是對的。」她笑了。

「那麼我們就這樣吧，我恐怕現在我就得走了，恐怕趕不上車。」

她陪他走到他雇的汽車的地方。

「還有一件事你告訴過親王大人你今晚不能到會了嗎？」

本來他們兩人都要去赴一位年長的聖斐地南親王夫人今晚所請的宴會的。

「對了，我去拜見過她，並且告訴了她，我最近幾天必得離開斐冷翠。」

「你告訴她爲什麼了嗎？」

「你知道她是怎樣一個專制的君主，」他放縱地微笑起來。「她責備我怎樣好意思給她個措手不及；既然答應了她臨時卻又不去。最後我只好把實話告訴她。」

「哦，好了，她將要找一個人來代替你。」瑪麗不介意地回答。異國人

「我相信你會讓齊羅送你，既然我不能來接你。」

「不行，我已告訴齊羅同尼娜他們可以出去。」

「我想這非常不安全，讓你自己一個人在這夜晚時候開車經過這些荒涼的道路；不

過你記得以前你答應我的話嗎？」

「什麼約？哦，那手槍，我覺得十分可笑，塔斯干區的道路同英格蘭的道路是同樣的安全；不過如果這樣可以使你安心，我今晚就帶着它吧。」

知道瑪麗是多麼喜歡自己開車到野外去逛，又有美國人所具有的異國人到底是非常之危險的相信，愛德迦堅持要借給她一把手槍，而且勉強要她答應，除非她只是進斐冷翠城去，她都得帶着它。

「這鄉下充滿了饑餓的工人同一錢都沒有的難民，」他說。「我不會有一刻的安心，除非我知道如果到了需要時候，你能自己照顧自己。」

那男僕人正在車子旁邊爲他打開車門，愛德迦從在袋裏拿出一張五十里拉的票來給他。「看這裏，齊羅，我要離開此地幾天。我今晚不能來接太太，要看定她得帶那手槍當她上車出外時候，她已經答應我她要帶的。」

「好極了，先生。」那人說。